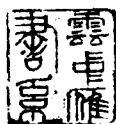




劍語鮮

下





44.568
JYJ
12
C-1

新华书店

解

语

剑



珠海出版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语剑/云中雁著

ISBN7-5371-1490-0/I.1001 ¥35.00 元

I 解…

II 云…

III 小说-武侠-当代

IV I210

解语剑

作 者 ■ 云中雁

责任编辑 ■ 金锐 雷良波

封面设计 ■ 蓝戈

出版发行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珠海出版社

联系电话 ● 0756-3331403

印 刷 ▲ 长春市中兴胶版印刷厂

开 本 ▲ 850×1168mm 1/32

印 张 ▲ 20 字数 ▲ 450 千字

版 次 ▲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10000 册

ISBN7-5371-1490-0/I.1001

定 价 ▲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寻死的少女	(5)
第二章 小圈圈	(2 7)
第三章 遗 书	(4 9)
第四章 孤独人遇孤独人	(7 1)
第五章 小姐的香闺	(9 3)
第六章 三 姊	(115)
第七章 平蛮大将军	(137)
第八章 强盗与情人	(159)
第九章 朱砂痣	(181)
第十章 石 室	(203)

第十一章	破云箭	(225)
第十二章	玉面飞戟的故事	(247)
第十三章	独角蛟龙	(269)
第十四章	鸬面老	(291)
第十五章	上苍的安排	(313)
第十六章	啼血的杜鹃	(335)
第十七章	白衣人	(357)
第十八章	与妈妈诀别	(379)
第十九章	痛别睡美人	(401)
第二十章	濒死的体验	(420)
第二一章	白纸上的秘诀	(441)
第二二章	刺耳的情话	(463)
第二三章	重见天日的老人	(485)

第二十四章	柔美的耳语	(507)
第二十五章	人是谁?	(529)
第二十六章	中 魔	(551)
第二十七章	长发女客	(573)
第二十八章	立地成香	(593)
第二十九章	草长莺飞的季节	(616)

第十五章 上苍的安排

鸠面老人在旁边冷笑道：“你没有什么委屈，要知道，我给你好处，将使你忘却一切委屈。”

说话时，那一双奇异的紫金色光华又投在她脸上，顿时，绝色娘子止住哭声，迷茫地点头说道：“你别生气，我并不怪你啊！”言来满含着歉然，那一对明媚的眸子也含情默默注视着他的反应，仿佛甚怕他不悦似的。

鸠面老人道：“你说的是真话？”

绝色娘子道：“是……的，都是我不好，使你生气！”

闻言，鸠面老人赫然大笑起来，喃喃自语道：“成矣，成矣，勾魂大法，从此将可雄视江湖，铁背龙老鬼，你听见没有！”

他道：“只要你悉心服侍我，迷魂大法将使你崛起武林，称雄一世。”

绝色娘子道：“我一定好好服侍你，请放心吧。”

鸠面老人解开了绝情娘子穴道，又再用目光注视她，可怜绝情娘子勾魂大法横行一生，终于还是遇着了强中高手，被泡治得服服贴贴，赔了夫人又折兵。

奉鸠面老人之命，救醒绝缘师妹、玉阴尊者两人，大伙儿受鸠面老人控制，同心一气，相偕下山。

事隔五日，神鹰帮便被瓦解了，除了玉面飞戟、孙家公子饶

幸不死落荒逃走外，余外帮中稍有名望的人，都在一夜之间悉数尽毁。

于是，这件轰动武林的消息传开了，常在江湖走动的，谁都知道新近武林又崛起了一位绝世妖魔，武功之高，手段之狠，无与伦比。

于是，人心惴惴，风声鹤唳，蕴酿着一场暴风雨的到来。

葱油的山上，终于散逝了乌云的包围，现出了一线光明。

一对稳健的脚步，沿山壁如飞向前奔走，在穿越了无数阻碍物后，停留在一块柔蔓细嫩的杂草上，从此这一对沉重的脚步便永远不再移动，像一根木树桩插在坚实的黄土里。

悠长的岁月，回忆的苦楚在他脑海中旋绕着。忽地，一串清冷的泪珠洒在嫩草间，他的身体也颤动了一下，最后他的脸色灰暗了，一种深沉的悲哀在他紧闭的唇边露了出来。

因为，当他怀着无限希望来时，却被失望所掉入泥泞里，在他眼里，石洞褪了色，往昔所熟悉的东西也都不存在了。

远方杜鹃的悲啼声使他痛心，怀念的妈妈终于走了，他以为这次是衣锦返乡，却不想饱尝离愁。

他苦笑一声，无力地移动身躯，往山坡折回，一袭飘扬的白衣人，来时怀带光明，健步如飞，去时却蹒跚而行，如同上了年纪的老人。

他似乎都在沉闷地低头行着，一直来到了一个地方，一种熟悉了的阴沉气息感染了他，才蓦然抬头打量着。

数年前，他曾在这庞大的楼宇里做小主人，现在明白了它只是东方狮的住宅，与自己毫不相干。

认真追究起来，铁府大将军的死因与东方狮脱不了关系，白衣人目光闪过一丝奇异光芒，斗然旋了个身，飞掠起来。

他卓然超群的身手，强似飞燕，一个坚实壮伟的体躯如一缕轻烟，越过了石墙，甚至眨一下眼皮的时间还不到，他已落进二

楼房间里。

等丫头一过去后，他又敏捷地闪出房室，往楼下扑去，这儿一切陈设，他是熟悉的，就算把所有的东西搬出去，也不会被人发现。他很顺利地来到几年前的卧房，他的目的物——一幅铁府大将军的画像，尚在原位，他向他注视，几年前他只含着敬慕的心情看他，现在他注视他时，许多潜伏的感情起了变化。画像里的人是他生父，自然不比寻常，冥冥之中，他已向他发了暗誓，誓以有生之年，歼灭仇人。

他小心翼翼地取下画像，小心翼翼地又卷了起来，放入怀中，正待动身，突有一种阴笑声传来，似就在不远之处！

“说不说，你到底是他的什么人？……”是东方狮的口音，他阴毒地补充道：“你生相酷像他，必与他脱不了干系。”

白衣人怔了一下，多年前吃惊的事情重新记了起来，那时殷员外，也是东方狮阴冷地盯着他，严峻地向他喝问：“你老实告诉我，小时候认不认识这个人？”他手指着铁府大将军的画像，使此刻的白衣人也意味到，东方狮问那人时，所指的他也是铁府大将军。

“东方狮一定是杀害父亲的人！”他渐渐明白东方狮苦查此事的原因，心中怒想：“他原是想绝他子嗣，多恶毒的心思！”

他悄悄推开房门，往发声之处走去，但人还没到，庭外已有人高声呼唤道：“报告员外，江南提督千金驾到。”

白衣人心头一震，疾想着：“呀，算起来，她乃是我未过门的妻室，怎地那么巧，在同一个时候她也来了，不好，我且不能跟她见面……”心念一定，决定先回避一下再说，遂闪入卧房内，反手扭上门闩。

只听东方狮霏然笑道：“姑娘几时来的，老朽有失远迎。”

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传入白衣人耳中，也仿佛闻到了她身体上的芳香，只听她轻轻说道：“伯父，别客气了，侄女儿尚未向您

请安呢！”

“哪里，哪里。”东方狮连声谦虚道，“都是我那个顽劣儿子不好，该死的小子，害你受苦了。”

“不……”郑芳清清脆悦耳的嗓子微微一变道：“伯父千万别再提它，侄女儿今天登门拜访，完全也是为着此事来的。”

“噢，是你爹爹的意思，要你来说的吗？”东方狮口气渐渐严肃，语调也十分紧张起来。

“是的！”郑芳清短短地说，“那是很抱歉的事，伯父您也知道这情形是……我也无可奈何，您可不要生气才好。”

“侄女儿尽管说吧，愚伯父是什么人，怎会生你的气，你放心说吧。”底下连声该死，责骂着不告而别的干儿子。

白衣人一听自己已参杂事中，不禁竖起耳朵，凝神倾听。

“伯父……”郑芳清先歉意地呼他一声，然后叹道，“您也知道，家父是有些地位的人，自从侄女儿长大以来，就有许多人说长说短。后来，家父答应将我许给您儿子，这些闲话都没有了。但是好景不长，他离家出走，一无音讯，一年、二年我是耐过了，但家父却不这样想……也许外面的蜚长流短，伤了他老人家的自尊心，他是爱面子的人，不愿让自己名誉在外面当做人家的笑料，所以特叫我来向您说一声，他……他……”郑芳清费了极大的力气，毅然接下说道：“他老人家的意思是——退婚，伯父您别生气，恕侄女儿直接地说出！”

“不会的，不会的……”东方狮呐呐自语了两句，突然仰天大喝道：“孽障，你干脆死在外面好了，人家抬举你，才将掌上明珠许配你，你却不知好歹，延误人家的青春，真……真万死不足赎罪。”

白衣人一字不露地听在耳里，不禁勃然大怒，他心情原已十分恶劣，此刻更为此一言，又引发了心中怒气，私底下他整个脸孔都变了颜色。

奇怪地，他这一股怨情，并非因东方狮恶骂而生，却是为了郑芳清道出退婚的消息，使他情绪起了极大的变化。

本来，人皆有天性，就算他不爱郑芳清，也不愿意听这话，伤他自尊的话。退婚两字，无疑是因某方看不上某方，或者日久知人心，某方要求避退的意思。白衣人自负一世英俊，自然容不下这种羞辱，于是，激怒之下，便产生了雪耻的心理。

停了一会，郑芳清告退了，东方狮心虽不乐，表面上也得强装笑容，送她出门。

趁此时机，白衣人也不急欲一斗东方狮了，扬掌推开窗门，展开轻功提纵之术越屋翻墙而去。

走了一程，市郊已过，僻野青石道上，固然有一辆花轿由四个壮汉扛着，疾向前行。壮汉身手敏捷，健步如飞，又因赶着去赴某一种约会，前进的速度也更惊人了。白衣人心知轿中人物便是江南提督的千金郑芳清姑娘，暗地冷笑一声，展开轻功，追奔而去。

他身法如风，两三个纵掠已接近了轿子，这时，四个壮汉直向他翻白眼，那意思似在说：“朋友，识相点，轿中人物不是好惹的，别乱打歪主意了。”

白衣人星眸微转，假意微笑，靠上前去，拱手道：“老哥，借个光，请问此地是什么地方？”

壮汉正转愕之际，心神一分，白衣人趁此时机，倏然探出一掌，把轿帘掀了开来，里面的人正是郑芳清姑娘。

短短的一瞬，他仿佛感觉到她有许多的改变。以前，见面时，她只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妮子，现在却成熟多了，头上的长发也卷了起来，扎了几个环儿，白玉似的脸上淡施脂粉，比以前显得更加美丽迷人。

突然的眼福，使他微微一愕，就在这时，一只柔荑闪电般拍来，直取他臂上三里穴。

白衣人惶然缩手，本能地卷出一掌疾扣而下。

郑芳清轻讶一声，刹那间，玉腕用劲，握拳一撞，白衣人手掌方贴近她玉腕，便觉一股大力撞来，不禁收回掌势，撤身后退。

在这短暂的时光里，两人接连比了几招，心中已微有了个谱儿，郑芳清澈脸讶异之容掀帘视他，白衣人也暗喝一声：“嘿，看不出你一身功夫得自真传，不同凡响！幸亏是我，换了别人，冒冒失失，怕不早被你制服。”

心虽吃惊，也不在意，当四目交视之时，他赫然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久闻梅山神尼大名，果然不出所料，在下虽未见梅山神尼其人，但凭她徒弟两下子，已可付出她武功高低了。”

郑芳清命令道：“停下！”四个壮汉依言把轿子放下，她道：“你既然知道家师的名讳，想必也是成名的人物，为何不按江湖规矩，任意掀阅别人的轿子？”

白衣人道：“你先别凶，老实说，换了别人，在下才懒得去理呢！就因为是你，所以在下不按江湖规矩，掀你轿帘。”

“这话怎么说？”郑芳清口气微缓，俏丽的脸上浮起一片迷惘不解之色，说道：“如果姑娘没料错，你是寻仇来的？”

白衣人道：“不管寻仇来的也好，寻恨来的也好，今朝可是非见识见识梅山神尼的绝技武功不可。”顿了一顿，又补充说道：“小可也知道你是江南提督的千金，身份高贵，但小可只是个江湖野汉，却不管这许多，如果说，今朝你没叫小可称心满意地讨教一下回去，他日也会纠缠你的。”

郑芳清玉靥微沓，强压怒气，说道：“你先把要与姑娘较量的理由说出来，然后比斗不迟。”

白衣人道：“没什么好说的，小可生平脾气向来捉摸不定，连自己也是如此，只要想做的事，不管他是皇帝老爷，我也要惹一惹。”

郑芳清道：“看你外表倒像一个杰情侠客、正人君子，岂料你却是强横无理的人，俗语说人不貌相，这句话果然不错。”

她轻蔑地视他一眼，然后道：“姑娘不愿跟强蛮无理的牛比斗，你请便！”

白衣人勃然大怒，道：“很好，你骂小可是牛，小可用牛的蛮劲对付你。”话声甫落，突然抢进两步，一掌击去。

郑芳清纤腰一拧，后踏半步，娇躯便巧妙地避过一掌，白衣人一掌拍在轿上，“砰”的一声，只把轿身击得翻了个身，四位壮汉一见他力大无穷，不由大惊失色，相继奔逃一旁。

郑芳清银牙一咬，道：“狂徒无故毁我轿子，快还公道来。”柔荑握拳，虚空一扬，跟着踏进半步，一掌拍去，掌风似剪，隐约涌生五朵梅花瓣，掌心一吐，向白衣人抓去，正如一朵硕大的梅花。

这一手名叫“梅花吐蕊”，是梅山神尼的梅花掌法中精妙招数。梅山神尼早年得道，武功不比寻常。白衣人一见郑芳清姑娘使出杀手绝招，顿知厉害，仓猝里，打出一记拳风，抵挡她凌厉的来势，体躯迅速一侧，不等她手掌近身，便往她臂上拍去。

这拍法正是太极门太极五图中的的第一图招“嫦娥奔月”。太极门常有沉稳见长的武功，这一套太极五图更是沉中最沉稳的招式，白衣人以静制动，把芳清姑娘凌厉的攻势迫得缓了一缓。

芳清姑娘是聪明的少女，秋水为神，微微一瞥，便已看穿了他的心思，收回手掌后一直停立不动，他不动，她决不抢先发招。

白衣人耐候片刻，终于忍耐不住，冷笑一声，挥动双掌攻去，一时十指生风，掌风虎虎，他用的是终南剪牛掌法中的“引天吸玉”。这招掌法完全以强蛮称著于世，与适才太极五图迥不相同，两种掌法一正一反，恰走极端。白衣人也是聪明的人，他所以用剪牛掌法，也是存心要使对手尴尬一下。

郑芳清猝然间连受两种相反的掌法攻击，不觉感到捉襟见肘，梅花步法一乱，漏洞百出，先机顿时失去。

白衣人并未存制她死命的心念，只想折辱她一下而已，否则剪牛掌法施展开来。她的性命便危险了。

五招过去，郑芳清姑娘也知对手的心意，不由恨得几乎哭出声来，她是高傲的少女，容不下别人对她的愚弄，满脑子思忖着与敌同尽的念头。

十招晃过，她突然停止思忖，原来经过一番慌乱的奔波，她已能适应这种掌法了，但见衣香鬓影，她重新活跃起来，并且慢慢扳回劣势。

白衣人私底下冷笑道：“你以为这样就会反败为胜了吗？哼，今天我不作弄你一下，再待何时。”

心念一动，手掌忽然一收，并向后退了两步。芳清姑娘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虽感压力失去了，却娇喘不休，光为这一套掌法，消耗了不少真力，全身已微觉疲累，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芳心虽然恨他，但对他的武功却十分佩服。

白衣人好似故意作弄她，让她连调息的初步工作尚来不及做，便欺身直上，呼呼踢出三腿。

这一连三腿，包含万种玄机。郑芳清做梦也没想到，此人习练的都是一些冷热反常各走极端的武功，开初时，又如先前一般，六神无主，手慌足乱地闪避着。

她并不知白衣人用的是昆仑派镇山绝技飞虹八腿，只觉此人十分恶劣，故意用一些反复无常的武功作弄她。当飞虹八腿进行至第六腿时，芳清姑娘已由恼怒生出不顾性命的激愤心理，一声不响，闭住眼睛，向他凌厉的腿阵中掠去。

她打算一死了之，不受活罪，白衣人也感意外地猛收住腿势，盯视着她。她根本一无所觉，依然步步向他走近，直到她的身子快撞着他的体躯时，他才蓦然清醒过来，一霎间，情绪上突

然起了极大的变化，本想说：“你武功虽然不错，却还不是我的对手，希望你见风使舵，知机而退。”一变为：“谢谢你陪我斗了几下子，像我这种贫汉，能得千金小姐不弃指教，已是莫大的荣幸，怎敢冒犯你的贵体！”

闻声，郑芳清娇躯一停，慢慢睁开眼睛，她仿佛刚从睡梦中醒来，虽觉此言太过刺耳，有伤她自尊心，但一时也想不出适当的话语回答。

白衣人盯视着她俏丽的面颊，红晕未退，一对酒窝儿已微微现了出来，心中情感变化，不知是爱是恨。此刻在他眼中的人，给他的感觉，仿佛是将要背叛她丈夫的妻子被他聪明的丈夫看穿了心思一样。

他冷冷哼一声，似自语，又似故意讲给她听地说道：“嗯，不错，江南提督是爱面子的人，他的女儿也是无比高贵的，可笑那般员外的干儿子，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土匪的小子，凭什么才德高攀江南提督……”

郑芳清隐约听入耳里，芳心突地一震，矍然问道：“你说什么？”

白衣人冷笑道：“千金小姐呀，我这种野汉说出来的话，你能听么？”顿了一顿，接道，“但如果你一定要听，我也只有奉告了。”

郑芳清道：“你说吧。”

白衣人道：“好的，说出来你别怪我，这是你自己要听的。”他的脸上浮起自嘲的笑容，道：“我说江南提督与他的女儿都是高贵的人，员外不过是个退休的盗匪，他的儿子凭哪点高攀这门亲事，你说是不是？”

郑芳清怒道：“你好像很清楚我的事，你到底是什么人？”

白衣人道：“姑娘先别发脾气，要知道父母生我们一双耳朵便是要我们去听别人的话，非常抱歉，你的事我是听来的！”

郑芳清追问道：“你听谁说的？”

“你自己与殷员外说的！”白衣人嘿然笑道，“难道高贵的人肯把这种事告诉我吗？当然须要我自己去听呀！”

“哼，像你这种身手的人去偷听人家的私事，也好意思说出口来，可见你平日的为人了！”郑芳清红着面颊，指着他责道，“你不懂羞耻，胡作妄为，迟早有人会惩罚你的。别以为自己武功不错，就目空一切，须知一山更比一山高，强中还有强中手，不信你等着瞧吧。”

白衣人笑道：“我是不信邪的人，就等着瞧你的。”

郑芳清不愿多跟他说话，转身就走，四人见轿子毁了，也不敢声张，悄悄跟在姑娘身后。

白衣人笑道：“如果小可猜得不错，姑娘来去匆匆，也必是去会见你的好朋友……”说到“好朋友”时，他沉朗的口音突然拉得很尖很细，像尖叫似的，使人意味那是一种揶揄，或者是嘲弄的口气。

郑芳清斗然旋过身来，虽然脸上有淡淡的少女羞赧，却还有比羞赧更浓厚的怒意说道：“好朋友是什么意思？”

白衣人口音又细又长，叫道：“姑娘别装糊涂，说穿了，好朋友就是情人之意。”

郑芳清玉靥更红，愠道：“去会好朋友又怎样？我的事你管不着，趁早滚开吧！”

白衣人道：“你知道我的脾气十分古怪，此刻想和姑娘一道看看你那好朋友是什么人！”

郑芳清姑娘气得说不出话来，转身就走，白衣人也不客气，紧紧跟踪身后。郑姑娘直觉到此青年人纠缠不休，不禁自语道：“好吧，你这无赖汉，用理讲不通，待会儿有你好看的。”

走了一程，白衣人上前夸汕道：“不瞒姑娘，小可与殷老员外的儿子是认识的。”一见姑娘没有反应，不由将话声提高一点

道：“老实说，我不是神仙，怎清楚姑娘的事呢，这完全是殷老员外的儿子告诉我的。他向我夸耀说江南提督掌上明珠将做他的妻子，所以小可将前言后语推敲一番，就把姑娘的事弄得一清二楚了。”

郑芳清忍不住侧首问道：“你跟他是认识的，可知他的去处？”

白衣人道：“他俩年没跟小的见面了。也可说生死未卜。”

郑芳清沉默了一下，道：“其实，我跟他没有什么感情，我也三年没跟他见面了，我与他的婚姻是父母作的主，至今父母要求退婚，我也没有参杂些意见。”

白衣人等她说完话，立刻接上去道：“这不怪姑娘，只怪我那朋友不争气。”

郑芳清侧目望了他一眼，她很感奇怪，为什么这个人先前一再讥讽自己，此刻却有意无意巴结自己，所谈的话也渐渐投机了，她想：“他果然是个脾气古怪的人。”心有感触便轻轻叹道：“也不能怪他不对，总之，一切都是上苍的安排。”

白衣人似笑非笑地道：“上苍安排你跟另外一个男人成亲吗？”

这句话问得很鲁莽，也很古怪，芳清听不懂这话是讥讽她善变，抑是自己糊涂，想知真情，不禁怔忡了一下，颊上两片红晕跟着涌上。

白衣人见她不言，自个儿古怪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不错，一切都是上苍的安排，上苍是伟大的！”他学着她的口气，反复说了两遍，不知怎地，他突然神经质地大笑起来，叫道：“上苍真是奇怪的东西呀！哈哈哈哈哈……”

郑芳清默默低下头去，芳心中有一丝惭愧。

四个壮汉望望她，又看看他，口虽不言，心中却感到莫名其妙地紧张，仿佛双方剑拔弩张，一言不合，就待大展杀手似的。